



白香詞譜

舒夢蘭選輯

白

考 釋 作 法
香 詞 譜
舒 夢 蘭 選 輯

香港今代圖書公司出版

考釋 作法
白 香 詞 譜

舒夢蘭選輯

米米米米米

香港今代圖書公司出版

香港電氣道一三五號十二樓

金 強 印 務 公 司 承 印

香港士丹頓街八十號

米米米米米

香港・南洋各地書局均有代售

~~~~~  
[No. 1628]

# 萬樹詞律發凡（節）

自草堂有小令，中調，長調之目，後人因之，但亦約略云爾。詞綜所云，以臆見分之，後遂相沿，殊屬牽率者也。錢唐毛氏云：『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一字以外爲長調。古人定例也。』愚謂此亦就草堂所分而拘執之，所謂定例，有何所據？若少一字爲短，多一字爲長，必無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將名之曰小令乎？抑中調乎？如雪獅兒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一字者，將名之曰中調乎？抑長調乎？

詞有調同名異者，如木蘭花與玉樓春之類，唐人即有此異名。至宋則多取詞中字名篇，如賀新郎，名乳燕飛水，龍吟，名小樓連苑之類。張宗瑞綺澤新語，一帙皆然。然其題下自注，寓本調之名也。後人厭常喜新，更換轉多，至龐雜朦朧，不可體認。所貴作譜者合而酌之，標其正名，削其巧飾，乃可遵守。而今之傳譜，有二失焉：嘯餘則不知而誤複收，如望江南，外又收夢江南，蝶戀花，外又收一籟金，金人捧露盤，外又收上西平之類，不可枚舉。甚至有一調收至四五者，更如大江東之誤作大江乘，燕春臺，燕臺春，顛倒一字而兩體，共載一詞，訛謬極矣。圖譜既襲舊傳之誤，而又徇時尚之偏，遂有明知是某調而故改新名者。如擣練子，改深院月，卜算子，改百尺樓，生查子，改美少年之類，尤多不可枚舉。至若臨江仙，不依舊列第三體，而改作庭院深深，復注云：『卽臨江仙三體』，是明知而故改也。又如喜遷鶯，因韋莊詞語，又名鸞仲天，而後人并長調之喜遷鶯，亦曰鸞仲天矣。中興樂，因牛希濟詞語，又名煙羅衣，而後人并字少之中興樂，亦名煙羅衣，圖例且倒作羅衣煙矣。總因好尚新奇，矜多炫博，遇一殊名，亟收入帙。如升菴以念奴嬌爲賽天香，六醜爲箇儂，圖譜皆複收之，而卽以楊詞爲式，蓋其序所云：『宋調不可得，則取之唐及元明』，是也。夫唐宋既不可得，是古無此調，則亦已矣，何必欲載之耶？且念奴嬌極爲眼前熟調，而讀賽天香，竟不辨耶箇儂，卽用六醜，美成原韻，而兩調連刻，亦竟未辨耶有。

志古學者，切不可貪暑新呼，故鑄舊號，徒貽大方之誚也。至于自昔傳訛，若高陽臺，即慶春澤，望梅，即解連環之類，相沿已久，莫爲釐正。有大段相同，而一二字稍異者，如探芳新，于探春，過秦樓，于惜餘春之類。又如紅情綠意，其名甚佳，而再四玩味，即暗香，疏影也。此等皆舊所未辨者。或曰：『石帶賦，湘月詞，自注：「即念奴嬌隔指聲。」則體同名異，或亦各有其故，予何樂欲比而同之？』余曰：『于今宮調失傳，作者但依腔填句，即如湘月有石帶之注，今亦不必另收。蓋人欲填湘月，即仍是填念奴嬌，無庸立此名也。又如晁無咎消息一調，注云：「自過腔，即越調永遇樂。」是雖換宮調，即可換名，而今人不知其理耳。況其他異名，皆作者巧立，或後人摘字，又與湘月消息不同。聲音之道，必不終湮，有知音者出，能考定宮調，而曹分部署之，方可明辨其理于天下後世，此則余生平所憾于周柳諸公，無詳示之遺書，而時時望天下之生子期公瑾也。』

詞有調異名同者，其辨有二：一則如長相思，西江月之類，篇之長短迥異，而名則相同。一則如相見歡，錦堂春，俱別名烏夜啼，浪淘沙，謝池春，俱別名賣花聲之類，則皆各仍正名而削去雷同者，俾歸畫一。又如新雁，過妝樓，別名八寶妝，而另有八寶妝，正調菩薩蠻，別名子夜歌，而另有子夜歌，正調一絡索，別名上林春，而別有上林春，正調眉嫵，別名百宜嬌，而另有百宜嬌，正調繡帶子，別名好女兒，而另有好女兒，正調之類，則另列其正調。于前調兼名者，注明此不在前項附載「又一體」之例。

分調之誤，舊譜頗多，其最異者，如醜奴兒，近一調，稼軒本是全詞，後因失去半闕，乃以集中相聯之洞仙歌全闕誤補其後，遂謂另有此醜奴兒，長調。注云：一百四十六字九韻，反云辛詞是換韻，極爲可笑。圖譜等書，皆仍其謬，今爲駁正。圖譜又載揉碎花箋一調，注云六十三字七韻，乃本是祝英臺，而落去後起三句十四字耳。分段之誤，不全因作譜之人，蓋自抄刻傳訛，久而相襲，但既欲作譜，宜加裁定耳。如虞山、毛氏刻諸家詞，詞綜稱其有功于詞家，固已，但未及精訂，如片玉詞有方千里可證，而不取一校對，間有附識，亦皆弗確然。毛氏非以作譜，不可深加非議；若圖譜照舊抄謄，實多草率，則責備有所難辭矣。各家惟柳詞最爲舛錯，而分段處往往

以換頭句贅屬前尾，茲俱考證辨晰，總以斷歸於理爲主。如笛家以後起二字句連合前段，致前尾失去一叶韻字，且連上作八字調，而作者遂分爲兩四字句矣，豈不誤哉！長亭怨慢亦然。

分句之誤，更僕難宣；既未審本文之理路語氣，又不校本調之前後長短，又不取他家對證，隨讀隨分，任意斷句，更或因字訛而不覺，或因脫落而不疑，不惟律調全乖，兼致文理大謬。坡公水龍吟：『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原於『是』字『點』字作句，味味者讀一七兩三，因疑兩體；且有照此填之者，極爲可笑。升菴謂淮海：『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以詞調拍眼言，當以『但有當時』作一拍，『皓月照』作一拍，『人依舊』作一拍，蓋欲強同于前尾之三字二句也；其說乖謬，若竟未讀他篇者，正詞綜所云：『升菴強作解事，與樂章未諧』者也。沈天羽謂『太拘拘，此是誤處；』豈得謂之拘拘而已，乃今時詞流，尙有守楊說者，吾不知詞調拍眼，今已無傳，升菴何從考定乎？時流又謂：『斷句皆有定數，詞人語意所到，時有參差，如鵲鵲仙第四句『冰輪桂花滿溢』爲句。』此論更奇。『滿』字是叶韻，自有此調，此句皆五字，豈伯可作六字乎？如此讀詞論詞，真爲怪絕！

詞中惟五言七言句最易淆亂。七言有上四下三，如唐詩一句者，若鷓鴣天『小窗秋黛淡愁心』，玉樓春『棹沈雲去情千里』之類。有上三下四句者，若唐多令『燕辭歸客尙淹留』，卜算子『金風動冷清清地』之類，易于誤認。諸家所選明詞，往往失調，故今於上四下三者不注，其上三下四者皆注豆字于第三字旁，使人易曉無誤。整句爲句，半句爲讀——讀音豆，故借書豆字。其外有六字語氣折下者，亦用豆字注之。五言有上二下三如詩句者，若絡索『暑氣昏池館』，錦堂春『腸斷欲棲鴉』之類。有一字領句而下則四字者，如桂華明『遇廣寒宮女』，燕歸梁『記一笑千金』之類，尤易誤填，而字旁又不便注豆，此則多辨于注中，作者須依類推之。蓋嘗見時賢有于齊天樂尾，用『遇廣寒宮女』句法者，因總是五字句，不留心而率填之，不惟上一下四不合，而廣字仄，宮字平，遂誤同好事近尾矣。又四字句，有中二字相連者，如水龍吟尾句之類，與

上下各二者不同；此亦表于注中，向因圖譜，槩注幾字句，無所分辨，作者不覺，因而致誤。至沈遷天仙子後起用上四下三，解語花後尾用上二下三等，將以爲人模範，而可載此失調之句乎？然沈氏全與此事茫然，觀其自作，多打油語。至如賀新郎前結，用『星逢五』之平平仄，後結用『夜未午』之三仄，真足絕倒。而他人之是非，又烏能辨察耶？

平仄固有定律矣，然平止一途，仄兼上去入三種，不可遇仄而以三聲概填。蓋調之中可概者十之六七，不可概者十之三四，須斟酌而後下字，方得無疵。此其故，當於口中熟吟，自得其理。夫一調有一調之風度聲響，若上去互易，則調不振起，便成落腔。尾句尤爲吃緊，如永遇樂之『尙能飯否』，瑞鶴仙之『又成瘦損』，『尙』、『又』必仄，『能』、『成』必平，『飯』、『瘦』必去，『否』、『損』必上；如此然後發調，末二字若用平上，或平去，或去去，上上，上去，皆爲不合。元人周德清論曲，有煞句定格，夢窗論詞，亦云某調有何音煞，雖其言未詳，而其理可悟。余嘗見有作南曲者，于千秋歲第十二句五字語，用去聲住句，使歌者激起，打不下三板。因知上去之分，判若黑白，其不可假借處，關係一調，不得草草。古名詞之妙，全在于此。若總置不顧，而任便填之，則作詞有何難處，而必推知音者哉？且照古詞填，亦非甚苦難，但熟吟之久，則口吻間自有此調聲響。其拗字必格格不相入，而意中亦不想及此不入調之字矣。譬之南曲，極熟爛如黃鶯兒中兩四字句，用平平仄平，作者口中意中，必無仄仄平平矣；安用費心耶？所謂上去亦然。蓋上聲舒徐和軟，其腔低；去聲激厲勁遠，其腔高；配用之，方能抑揚有致。大抵兩上兩去，在所當避，而篇中所載古人用字之法，務宜仿而從之，則自能應節，即起周郎聽之，亦當蒙許可也。更有一要訣，曰：『名詞轉折跌蕩處，多用去聲。』何也？三聲之中，上入二者可以作平，去則獨異。故余嘗竊謂論聲雖以一平對三仄，論歌則當以去對平上入也。當用去者，非去則激不起，用入且不可，斷斷勿用平上也。

或曰：『入聲派入三聲，吾聞之中原韻務頭矣，上之作平，何居？』余曰：『中州韻不有『者』一也，一作平，平上

之爲音，輕柔而退遜，故近于平。今言詞則難信，姑以曲喻之。北曲清江引末一字，可平亦可上。如西廂之「下場頭，那答兒發付我。」「我」字上聲；香奩「處分破花木瓜。」「瓜」字平聲；天下樂「玳瑁查到日月邊。」「邊」字平聲；「安排着憔悴死。」「死」字上聲；如此等甚多。用上皆可代平，却用不得去聲字。但試于口吻間諷誦，自覺上聲之和協，而去聲之突兀也。今旁注平之可仄者，因不便瑣細，止注可仄，高明之家，自能審酌用之。至有本宜平聲而古詞偶用上者，似近于拗，此乃借以代平，無害于腔，故注中多爲疏明。如何猶寒清都前結，用「那更天遠，山遠，水遠，人遠；」書舟亦效之，用四「好」字，蓋「遠」「好」皆上聲，故可代平。其句字本宜如美成所作「庾信愁多，江淹恨極須賦。」「多」字「淹」字宜用平聲，此以二「遠」字代之，填入去聲不得。圖譜讀作上六下四，認「遠」字仄聲，總注可仄，是使人上去隨用，差極矣。此類尤夥，不能徧引，閱者著眼。」

入之派入三聲，爲曲言之也。然詞曲一理。今詞中之作平者，比比而是，比上作平者更多，難以條舉；作者不可因其用入是仄聲而填作上去也。且有以入叶上者，不可用去；以入叶去者，不可用上，亦須知之。以上二項皆確然可據，故諄復言之，不厭婆舌，勿云穿鑿可也。

舊譜于可平可仄，俱逐字分注，分句處亦然。詞章既遭割裂之病，覽觀亦有斷續之嫌。近日圖譜踵張世文之法，平用白圈，仄用黑圈，可通者則變其下半，一望茫茫，引入入暗。且有警校不精細處，應白而黑，應黑而白者，信譜者守之，尤易迷惑。又有平用□，仄用┐，可平可仄用□，選聲謂其淆亂，止于可平可仄用□于字旁，而韻句叶，仍注行中。愚謂亦晦而未明，何如明白書之爲快也。蓋往者多取簡便，不知欲以此曉示于人，何妨多列幾字。圖譜云「方界文旁者，總求簡約，以省刻資耳。」此雖譏誚，亦或有然。然論其模糊，圈之與豎，亦猶魯衛本譜則以小字明注于旁，在右者爲韻，爲叶，爲換，爲疊，爲句，爲豆；在左者，爲可平，爲可仄，爲作平，爲某聲。（有字音誤讀者，故爲注之，如旋字擬字之類。）句不破碎，聲可照填，開卷朗然，不致龐雜。其又一體句法，與本體同

者概不複注其平仄。有句法長短者，則單注明此句，而他句不注。吳江沈氏曲譜，例用「卜」入平，今則全字書之，惟讀字借用豆。又以曲譜字字皆注，未免太繁，反爲眩目。愚謂可通用者當注，不可通者原不必注。且專標則字明，不致徒費眼光。

詞上承于詩，下沿爲曲，雖源流相紹，而界域判然。如菩薩蠻、秦娥憶江南、長相思等，本是唐人之詩，而風氣一開，遂有長短句之別。故以此數闕爲詞之鼻祖，不必言已。若清平調、小秦王、竹枝、柳枝等，竟無異于七言絕句，與菩薩蠻等不同。如專論詞體，自當捨而弗錄。故諸家詞集，不載此等調，而花菴、艸堂等選，亦不收也。蓋等而上之，如樂府諸作，爲長短句者頗多，何可勝收乎？後人則以此等調爲詞嚆矢，遂取入譜，今已盛傳，不便裁去。又唐人送白樂天，席上指物爲賦，一字起至七字止，後人名爲「七令」，用以入詞，殊屬牽強，故不錄。若夫曲譜，更不可援以入詞。本譜因詞而設，不敢旁及也。或曰：「子以元人而置之，則八犯、玉交枝、穆護砂等亦間收金元矣；以曲調而置之，則擣練子等亦已通于詞曲矣；以爲三聲並叶而置之，則西江月等亦多矣，何又于此致嚴耶？」余曰：「西江月等，宋詞也；玉交枝等，元詞也；擣練子等，曲因乎詞者也，均非曲也。若元人之後庭花、乾荷葉、小桃紅（即平湖樂）、天淨沙、醉高歌等，俱爲曲調，與詞聲響不侔。倘欲采取，則元人小令最多，收之無盡矣。况北曲自有譜在，豈可闕入詞譜，以相混乎？若詞綜所云：「仿升菴萬選例，故采之。」蓋選句不妨廣擷，訂譜則未便旁羅耳。」

詞之用韻，較寬于詩，而「真」「侵」「互施」「先」「鹽」並叶，雖古有然，終屬不妥。沈氏去矜所輯，可爲當行近日俱遵用之，無煩更變。今將詞此有三韻合編之刻，故茲不具論云。

# 目次

| 詞名      | 作者   | 舒譜次序 | 頁碼 |
|---------|------|------|----|
| 一 菩薩蠻   | 李 白  | 一二   | 一  |
| 二 憶秦娥   | 李 白  | 一九   | 二  |
| 三 調笑令   | 王 建  | 四    | 三  |
| 四 長相思   | 白居易  | 六    | 四  |
| 五 更漏子   | 溫庭筠  | 二〇   | 五  |
| 六 攤破浣溪沙 | 南唐中主 | 二六   | 六  |
| 七 憶江南   | 南唐後主 | 一    | 七  |
| 八 擣練子   | 南唐後主 | 二    | 八  |
| 九 相見歡   | 南唐後主 | 七    | 八  |
| 一〇 浪淘沙  | 南唐後主 | 三六   | 九  |
| 一一 虞美人  | 南唐後主 | 三八   | 一〇 |
| 一二 一斛珠  | 南唐後主 | 四一   | 一一 |
| 一三 謁金門  | 馮延巳  | 一六   | 一一 |
| 一四 踏莎行  | 寇 準  | 四二   | 一三 |
| 一五 賀聖朝  | 葉清臣  | 三〇   | 一四 |
| 一六 御街行  | 范仲淹  | 五九   | 一四 |
| 一七 漁家傲  | 范仲淹  | 四七   | 一五 |

|    |      |      |     |    |    |
|----|------|------|-----|----|----|
| 一八 | 蘇幕遮  | 懷舊   | 范仲淹 | 四八 | 一六 |
| 一九 | 錦纏道  | 春遊   | 宋祁  | 四九 | 一七 |
| 二〇 | 離亭燕  | 懷古   | 張昇  | 五五 | 一八 |
| 二一 | 訴衷情  | 眉意   | 歐陽修 | 一七 | 一九 |
| 二二 | 阮郎歸  | 踏青   | 歐陽修 | 二四 | 二〇 |
| 二三 | 南歌子  | 閨情   | 歐陽修 | 三四 | 二一 |
| 二四 | 臨江仙  | 妓席   | 歐陽修 | 四三 | 二二 |
| 二五 | 西江月  | 佳人   | 司馬光 | 三二 | 二三 |
| 二六 | 桂枝香  | 金陵懷古 | 王安石 | 八一 | 二四 |
| 二七 | 天仙子  | 送春   | 張先  | 五三 | 二五 |
| 二八 | 晝夜樂  | 憶別   | 柳永  | 七二 | 二六 |
| 二九 | 雨淋鈴  | 秋別   | 柳永  | 八六 | 二七 |
| 三〇 | 卜算子  | 別意   | 蘇軾  | 一三 | 二八 |
| 三一 | 蝶戀花  | 春情   | 蘇軾  | 四四 | 二九 |
| 三二 | 洞仙歌  | 夏夜   | 蘇軾  | 六一 | 三〇 |
| 三三 | 水調歌頭 | 中秋歡飲 | 蘇軾  | 六五 | 三一 |
| 三四 | 清平樂  | 晚春   | 黃庭堅 | 二二 | 三二 |
| 三五 | 畫堂春  | 本息   | 黃庭堅 | 二五 | 三四 |
| 三六 | 鷓鴣山溪 | 別意   | 黃庭堅 | 六〇 | 三四 |

|    |       |    |      |    |
|----|-------|----|------|----|
| 三七 | 憶王孫   | 香閣 | 秦觀   | 三五 |
| 三八 | 如夢令   | 春景 | 秦觀   | 三六 |
| 三九 | 桃源憶故人 | 冬景 | 秦觀   | 三七 |
| 四〇 | 鵲橋仙   | 七夕 | 秦觀   | 三八 |
| 四一 | 河傳    | 贈妓 | 秦觀   | 三八 |
| 四二 | 滿庭芳   | 春遊 | 秦觀   | 三九 |
| 四三 | 青玉案   | 春暮 | 賀鑄   | 四一 |
| 四四 | 薄倖    | 春情 | 賀鑄   | 四二 |
| 四五 | 惜分飛   | 本意 | 毛滂   | 四三 |
| 四六 | 河滿子   | 秋怨 | 孫洙   | 四四 |
| 四七 | 燭影搖紅  | 惜春 | 王詵   | 四六 |
| 四八 | 減字木蘭花 | 春情 | 王安國  | 四七 |
| 四九 | 千秋歲   | 夏景 | 謝逸   | 四八 |
| 五〇 | 鎖窗寒   | 寒食 | 周邦彥  | 四九 |
| 五一 | 解語花   | 元宵 | 周邦彥  | 五一 |
| 五二 | 過秦樓   | 秋夜 | 周邦彥  | 五二 |
| 五三 | 昭君怨   | 春怨 | 万俟雅言 | 五三 |
| 五四 | 感皇恩   | 入京 | 趙企   | 五四 |
| 五五 | 好事近   | 初夏 | 蔣子雲  | 五四 |

五六

賀新郎

春闈

李玉

九八

五六

五七

湘瀟夜雨

燈花

趙長卿

六二

五七

五八

祝英臺近

春晚

辛棄疾

五八

五八

五九

南浦

春暮

程垓

九〇

六〇

六〇

齊天樂

蟋蟀

姜夔

八五

六一

六一

沁園春

有感

陸游

九六

六三

六二

醉太平

閨情

劉過

八

六四

六三

喜遷鶯

閨元宵

吳禮之

八七

六五

六四

雙雙燕

本意

史達祖

七一

六七

六五

換巢鸞鳳

春情

史達祖

七七

六八

六六

瑞鶴仙

風懷

史達祖

八三

七〇

六七

風入松

春園

吳文英

五七

七一

六八

一翦梅

春思

蔣捷

四五

七二

六九

永遇樂

綠陰

蔣捷

八九

七三

七〇

瑤臺聚八仙

寄興

張炎

七四

七四

七一

水龍吟

白蓮

張炎

八四

七六

七二

綺羅香

紅葉

張炎

八八

七七

七三

疎影

梅影

張炎

九四

七八

七四

醜奴兒

春暮

朱藻

一五

八〇

七五

荊州亭

題柱

吳城小龍女

二一

八一

七六

醉花陰

重九

李清照

三五

八二

七七

鳳凰臺上憶吹簫

別情

李清照

六七

八三

七八

聲聲慢

秋情

李清照

七〇

八四

七九

南鄉子

奉闕

孫道綽

三九

八五

八〇

生查子

元夕

朱淑真

九

八六

八一

鷓鴣天

別情

晁勝瓊

三七

八七

八二

人月圓

有感

吳激

二七

八八

八三

望海潮

凱旋丹水

折元禮

九一

八九

八四

玉漏遲

詠懷

元好問

六四

九〇

八五

點絳脣

閨情

曾允元

一一

九一

八六

滿江紅

金陵懷古

薩都拉

六三

九二

八七

念奴嬌

石頭城

薩都拉

七八

九四

八八

陌上花

有懷

張翥

七五

九五

八九

東風第一枝

懷梅

張翥

七九

九六

九〇

摸魚兒

送春

張翥

九七

九七

九一

多麗

西湖

張翥

一〇〇

九九

九二

奪錦標

七夕

張埜

九二

一〇〇

九三

眼兒嬌

秋闈

劉基

二九

一〇二

九四

誤佳期

闕怨

汪懋麟

二三

一〇二

九五

柳梢青

紀遊

朱彝尊

三一

一〇三

九六

解佩令

自題詞集

朱彝尊

五二

一〇四

九七

暗香

詠紅豆

朱彝尊

六九

一〇五

九八

慶春澤

紀恨

朱彝尊

八〇

一〇七

九九

春風懷娜

贈絲

朱彝尊

九九

一〇九

一〇〇

翠樓吟

魂

黃之雋

八二

一一〇

附錄

曉翠軒詞韻

攷釋  
法  
白香詞譜

韓楚原編

一 菩薩蠻別意 閨情

李白

〔題攷〕杜陽雜編：『大初中，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纓絡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歌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唐音癸籤：『南部新書略同。又北夢瑣言：『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丞相假飛卿所撰密進之，戒以勿洩。』唐時俗稱笑女爲菩薩，菩薩蠻猶稱女蠻。當時教坊譜作曲詞，遂爲詞名。後楊升庵改蠻爲蠻，失其本矣。後人又名爲重疊金。子夜歌：『巫山一片雲等，非特於詞名來源無涉，且子夜歌另有正調，而巫山一片雲更易與別調。』巫山一段雲：『相混殊屬無取。故後世仍通行以菩薩蠻爲名。』

〔作者〕李白，字太白，蜀人，自號青蓮居士，涼武昭王九世孫，天才奇特，遊長安，賀知章見其文，曰：『謫仙人也。』言於明皇，召對，供奉翰林。帝在沉香亭賞名花，召賦清平調三章，後爲高力士所譖，賜金放還。安祿山反，永王璘辟爲府僚，璘起兵敗，白坐當誅，郭子儀救之，長流夜郎，赦還，客當塗。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矣。

平林漠漠煙如織。  
寒山一帶傷心碧。  
暝色入高樓。  
有人樓上愁。  
玉階空佇立。  
宿鳥歸飛急。  
何處是歸程。  
長亭短亭。

叶平  
亭叶四平

〔作法〕本調四十四字，爲詞調中之最古者，卽以五七言組成，通篇兩句一韻，凡四易韻，兩平兩仄。第一二句卽爲七言仄句，第三句爲仄起之五言句，換用平韻。第四句爲五言拗句。後半第一句爲平起仄韻之五言句，第二句爲仄起仄韻之五言句，第三四句與前半第三四句同。此首相傳爲太白創作，顧按上述，調之創始，在唐大初中，則白又何以見此詞調？詞苑叢談謂：『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

太白也。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即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屑爲，寧肯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振於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詞嫁名太白耳。按諸上引北夢瑣言，與此說相合。近世胡適作詞選，亦云然。

〔注釋〕（漢漢）布列貌。（暝色）向晚幽晦之色。（長亭短亭）行程憩息之所。庾信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

一 憶秦娥秋思

前人

〔題攷〕詞綜載此詞，調名桂殿秋。攷茗溪漁隱叢話桂花曲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此桂殿秋之名所由昉。此曲據許彥周詩話，謂是李衛公所作。湘江詩話謂是均州武當山石壁上刻之，云神仙作詞，綜引吳虎臣云：此太白詞也。而詞苑叢談則斷爲晚唐人詞。（見上篇）然此調與菩薩蠻在詞中爲最古，鄭樵通志云：『二詞爲百代詞曲之祖。』信然。別名甚多，曰玉交枝，曰碧雲深，曰雙荷葉。又曰秦樓月，則與憶秦娥同取詞中首句名之也。

蕭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作法〕本調爲四十六字。『秦樓月』、『音塵絕』二句俱疊。『灞』、『漢』二字必用仄聲，而名家尤多用去聲，音調始暢。第一句爲平平仄。次句爲轉體，第一字必須用平，否則兩秦字不能轉體。第三疊句即上句之末三字，第四五句均四字，爲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後半改首句爲七字，句法與菩薩蠻首句同。餘與前半無異。（第一句第二字第二句第三字第四句第一三字均平仄不拘）